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

太祖紀第一

周書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

焉

案五代會要周統叔之後

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爲睿和皇帝廟

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諡睿恭皇后曾祖諱

諶漢贈太保追尊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

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諡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

追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

案五代會要溫陵齊陵節陵皆

無陵所遙
申朝拜

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諡翼敬皇后皇考諱

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
妣燕國夫人皇氏追諡爲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
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
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
太原居無何皇考爲燕軍所陷歿于王事帝未及齠齔
章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
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
度使李嗣昭當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唐梁朝據
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故關依故

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鬥多力繼韜奇之或
踰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常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眾所
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
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不帝卽刺其腹市人執之屬
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
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劄及
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縈肯人皆服其敏嘗
省昭義李瓊瓊方讀閩外春秋卽取視之曰論兵也兄
其教我卽授之深通義理

宋史李瓊傳唐莊宗募勇士卽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

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罰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闕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瓊謂瓊爲師

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嬰城

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

長于畫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

聖穆皇后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資從

案東都事畧柴后資周太

祖以金帛使

常晝寢有小虺五色出入顙鼻之間后遽

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與李瓊曰我

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爲世界主清泰末晉起于

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

命北伐帝從之營于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
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爲侍衛馬步都虞候置左右所
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佳娘者爲山魃所魅鬼能人
言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
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旣神向者客來何寂
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
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當朝重
勳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
用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
待遇出入帷幄受心腹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爲

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
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開運末契丹犯關
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
副人望漢高祖卽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
締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
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
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
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
自帝始也

東都事略魏仁浦傳仁浦少爲刀筆吏隸樞密

萬太祖喜曰天

下事不足憂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

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爲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勅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卽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聞帝西行羣情大愜

宋史李穀傳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潛貯異

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

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

師至河中

宋史扈彥珂傳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

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命白文珂營于河西帝營于河

東不數日周設長塹復築長連城以逼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譙語卽褒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眾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爲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溫顏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常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爲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卽親率牙兵杜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鬥當謹備之帝

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爲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攻河西砦賊將周光遜以砦及部眾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東都事略王溥傳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爲從事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

其名欲案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
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二年八月

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
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勦欲兼方
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
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
鋒至邢洺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
南院使王峻爲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
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
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
漢帝以北戎爲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

藩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
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
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啟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
之事宜審于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卽無
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閭
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
黃氣起于前上際于天帝于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
爛然在目旣而告之星者曰予于屋中見天象不其異
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翌日牙署中
有紫氣起于幡竿龍首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

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羣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鄴等遣心腹賁密詔至澶州令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卽遣陳光穗馳報于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過及已伸訴無所卽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

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
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
與諸將校泣于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卽是左右小人
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披論以判
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
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眾
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卽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
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豎驚脫偵鄴軍所在爲游騎所
執帝卽遣廻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驚脫
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旣富且貴實過平

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卽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驚脫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驚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爲讒邪所惑誅殺勲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地寔無所恨將校前啟曰

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怨正在此時既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眾皆踊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卒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于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于是南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弑漢隱

帝于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
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軍免爲左右所圖
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卽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
旗于高陂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卽免胄釋馬而前左右
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
隱帝已去矣帝歔歔久之俄聞隱帝遇弑號慟不已帝
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
掠烟火四發帝止于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
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爲空城耳出
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詣太子宫